

藏在文字后面那些故事

璩勇



地尚未记录的碑版石刻。在镇坪我欣喜发现在安康我所仅见出土的一方墓志，虽然是清代晚期刻石，在全国不足为道，在安康却算得罕见，上面字迹清晰，部分文字上的朱红都还十分新鲜。更为难得的是，墓志主人的事迹可以与安康清朝末年的匪患相互印证。在恒口梅子铺，则居然发现明朝安康进士鲁得之撰写的一个碑文，安康的碑石中，清朝的多，明朝就比较少了，名碑尤其少。而这块碑石则记载鲁得之是在主持完一个诸侯王爷的葬礼后顺带返乡探亲，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出京公干，公务活动已经结束居然不迅速回京交差，反而“拐马道”回家乡长期逗留，这是什么故事？

每次有这种发现，都是美丽的邂逅。都是也总有遗憾，或者时间短暂或者意外原因，总是没有很清晰完整地把全文拍下来；或者就是文字已经残蚀。最让人痛苦的是有的本觉得应该有宝贝的地方，却伊人往矣，人去楼空。前几天去县河，无意间老支书告诉我安康著名的四大药王殿之一的南药王殿就在附近，且有石碑。挤出时间赶去，却没有找到，转折反复，终于找到几块残碑，却发现实为墓碑，多处求助，最后终于找到传说所谓药王殿碑，则至多为清朝末年民间刊刻的功德碑。

话虽如此，探访过程依然给人颇多

根

许文丽

地生活的实际困难迫使他向领导提出申请，并实现了返回横山县工作的愿望。他回到横山后继续在熟悉的农工部工作，一呆就是5年。

天道酬勤。1965年，他非常兴奋地出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一职。虽说职位不高，但对一个有抱负的小青年来说是新的起点，良好的开端。正当他为自己的辛勤付出终于得到肯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才一年之际，文革开始了。运动中，他被冠以“保皇派”经常被学生、造反派拉出去游街示众，批斗挨打，又被下放到城关梁村劳动改造一年之久。

文革结束后，他先后任整党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80年，他的事业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被任命为县委组织部部长。他对此似乎没有了当年被器重时的激动，更感觉到委以重任的是一种荣光和责任。任职期间，他秉持清廉、公正、无私的一贯作风，无论是选任干部，还是人事调配都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需要、组织程序进行，绝不允许因个人意愿而违背组织原则的事情发生，尽量做到人尽其才，让更多有担当、有才干的人发挥应有的作用。在1983年至1995年担任横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他本着谦逊、低调的处事风格，广泛调研，体察民情，使老百姓的各种诉求得以实现。人们总是抱以信任地口吻赞许一向平实的他：“老谢当监票人是最

人信奉“百善孝为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孝子。50多年前，他在父亲病逝后就接母亲从老家弟弟那里接了过来。在缺衣少粮，减量不加减口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家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负担。为了让老人过得自在踏实，他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绝不让老娘受半点委屈。醃糟、豆豉和臭豆腐等是他娘俩曾经在家乡的平常食物，到陕北后也没得卖，只要老娘想吃，哪怕工序再繁琐他也会去做，并经常亲自下厨根据很有限的食材做适合她口味的饭菜。第一碗饭首先要端给长辈也是家里约定俗成的规矩。经过他和全家上上下下30多年的悉心照顾，我们的老妈妈95岁高寿安然离世。当地新闻媒体要对他采访报道，被他谢绝了。在他看来，奉养老母是在尽儿子的本分，是天经地义的事！

如今的榆林，荒漠披上了绿装，昔日贫穷、落后已被富裕、文明所替代。这与当年一声召唤，即刻义无反顾踏征程，来自各方像我公公一样的建设者们，辛勤耕耘在不同行业岗位，由最初的短暂任务变为终生使命，以他乡为故乡，安家立业，默默奉献，终其一生，是分不开的。他们一辈子的执著坚守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永恒记忆！

私人档案

聪明人永远是聪明人。有的人特别善于记忆，哪怕只是从门外窗边露出半张脸，二十年后再见，依然能够一眼认出，并且说出什么时候什么场景见过。

有的人更厉害，我有个领导坦承说，不管你是谁，只要走进我办公室，我就知道你干什么。这是真的，有的领导就是有这样的功夫。

还有的领导功夫就更加神乎其技，他们一般不需要下基层到现场，一旦到现场，不需要听什么汇报作什么介绍，炯炯双眼，已经一切尽在掌握中，两个字，了然！

我惭愧，没有看破世事洞明人情的慧眼，也没有像样的记忆力。就是做文字工作多年，年过半百，能够记得的字也不过一千，能够连名带姓记住的唐诗宋词不超过十首。居然还能够勉强靠文字谋生，并最终自娱自乐，真算得上是天无绝人之路。

文字厚我，我的确也甘于沉浸在文字游戏之中不愿自拔。

取其大者，从天地自然中读笔画识文字，是一种乐趣。比如童蒙初学，一处处把所谓阴阳、奇正、大小、粗细、强弱、收放，巧拙从天地万物中找出来，这在我有一种特别的欣喜。并且常做常新，乐此不疲。

当然也特别喜欢到各地看散落在野历史的有力佐证。

2017年国庆假期，我随家人前往陕西的最南端，“秦头楚尾”的白河县探望老公的宗亲。

从西安出发，穿越了我国自行设计施工的世界上第一座最长的双洞单向高速公路隧道，真切感受它的与众不同。洞内色彩斑斓的灯光映照出天上白云朵朵，地下花草树木的奇妙景观，令人赏心悦目，如临仙境！由衷慨叹陕西南北天然屏障的巍巍秦岭变通途，不愧为安全、便捷的“天下第一隧”黄金通道！

进入安康境内，沿着汉江河水行驶在以绿为底色的大山中。我抬头仰望山坡发现，在树木掩映下，一些呈半圆院落型，还似有门洞的白色墙体，顶部是红色瓦沿的墓冢森然而立，特别抢眼，恍如山间的小户人家。我不禁触景生情，老公的先人们生息在这样一个山清水秀，无处不是景的地方，他们的血脉也本该在这里源源流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百废待兴。荒凉的大西北榆林更偏僻，更落后。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时代有志青年的共同选择。我公公谢俊山就是被省政府抽调的优秀干部支援榆林建设中的一员。二十出头的他响应党的号召，毅然拎起行囊告别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和父母亲人，经崎岖山路辗转乘船，坐牢一路向北，最终扎根并长眠于距陕南八百多公里外的陕北黄土高原。

1932年5月22日，公公出生在白河县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解放前夕，中学毕业选为基干民兵，持枪站岗放哨，负责登记户口等。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春，一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广泛展开。由街道办推荐，他正式参加工作，当上了国家土改干部，经培训分配到

白河县城一个普通的小手工业家庭。

月河寻梦

姚维荣



故乡，是每个人终生都难以忘怀的地方。我的故乡在月河北岸，恒口千年古镇东边。安康境内另一条南北流向的恒河在此汇入月河，俗称“两河口”。

月河发源于汉阴县凤凰山主峰铁瓦殿北麓，全长95.2公里，流域面积2830平方公里。古时称“越河”，意在横穿山脉，川流不息之意。月河很早以前曾是汉江河道，后来因地壳运动的变化，汉江改道，月河就成为汉阴、安康两县境内的汉江一大支流。月河在汉阴县城到安康五里流域，河道曲折平缓，其冲击地方，形成了著名的月河川道，也称安康盆地。是安康地区境内最大的一块平川谷地，被称为安康主产稻米的“白菜心”；还由于这段河道盛产沙金，成为安康一度被称为“金州”的缘故。近几十年，安康文史、考古专家们在我的家乡永丰村和月河下游鲤鱼山下刘家营一带发现了很多文物古迹，成为安康悠久历史的有力佐证。

月河，给了我童年时代很多欢乐。我们村里的孩子，大约在刚学会走路后，就与月河结伴了。开始是随着下河洗衣服的祖母或母亲、姐姐一起在岸边玩沙子、捡蚌壳和小石子；稍大点后女孩子帮大人洗小件衣物，男孩子则下河洗澡、打水仗、捞小鱼、挖泥鳅。记得有一天太阳快落山时，我不小心游到河南边靠山根的深水处，心一慌呛了几口水，把持不住就开始随波逐流。幸好同院子放牛的哑巴叶凤根正好从山上下来，见状一下扎到河里，把我捞上岸。后来，我就一直把这个救命恩人叫“干大”。

在乡下，我们家孩子七八岁上学后，节假日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了。女孩子一般是打猪草，我们男孩子夏天是在河滩地拔麦茬，也就是大人割麦子后，留下的根部几寸长麦秆。我们平川地区粮食比两山稍多些，日常生活最大的缺憾就是烧柴难。所以每年夏秋两季的课余劳动主要就是在沙地拔麦茬、旱田割麦茬、在谷、晒干后当柴火。

月河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是夏秋季麦茬退潮后的时节。河水由咆哮的野马变成了温顺的羔羊，水流渐渐变小，变细，变清。这时，那些从上游和山边石缝里被裹进激流的小鱼小虾，在浅水里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便拿着家里竹蔑编的篮子、篱笆等，一浪一伙在水里追逐鱼虾，看准后用手里的家伙猛一下把它们从水里抄起来，水从蔑缝流下去，小鱼小虾就在里面乱蹦乱跳，急着逃生。然而此时它们已成篮中之物，只有被我们捉进布袋了。运气好时，半下午能捞到一两斤小鱼小虾，全家人美餐一顿。

月河在我们村子东南方几百米靠近南山根处有一个深潭，名叫金罐潭，水有几米深，大概是月河河道最深的一处。据说，很早以前潭底有一个金罐子，太阳大时，金光四射，夏秋季节招惹不少水性好的潜水下去打捞，但没有一个得手，倒是偶有人潜入水底就再也没有出来，为此送了命。后来，有个外国人闻讯来到河边，用什么仪器反复观察，发现金罐子并不在水底，而是在对面山包险峻的金罐梁上，于是这家伙有一天偷偷爬到梁上，盗走了金罐子。不知道是真有其事，还是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但金罐潭里有大鲤鱼，却是我亲眼所见。记得那年初秋下午，砍柴从金罐梁靠河边的小路经过，坐在树下歇火时，突然看见从深潭里游出来几条鲤鱼，领头两条最大的竟有将近二尺长，尾巴已经是淡黄的颜色了。不知道它们不是一家人，领头的就是小鱼的父母？过了半个月，村上几个捕鱼高手拿着大网，到金罐潭捕捞。那场面煞是好看，他们结伙走到齐腰深的潭边，抛出大网，过几分钟再拉着四个网角的铁环，慢慢往浅水处拖。到了离岸边一两丈远的地方，我们站在沙滩上的人就看见网里好多条鲤鱼活蹦乱跳，它们大概也意识到危险临近，想拼命跳到河里逃生。拉网的小伙子们加快脚步往岸边拖，就在这时，一条近两尺长的大鱼奋力一跃，竟跳出渔网，跌到浅水里。到手的战利品怎能让它逃脱？两个壮小伙急忙把手里的铁环交给岸边的同伙，就去追那漏网的大鱼。两人前堵后截，手脚灵活的二牛哥一下扑到水里，抱住了大鱼。可正在他得意忘形时，那鱼竟翘起尾巴，狠命拍了他的头一下，他惊慌中稍一松手，那鱼就滑脱他的怀抱，落到水里。旁边的大水哥见状，毫不迟疑猛扑上去，又逮住了那大家伙。二牛哥上去帮他抓紧鱼尾，一起走到岸上。我们观看的人都挤上前去，欣赏这落难的王，那个高兴劲毫不亚于正月十五看社火。

长到十来岁的半大小子后，我们就开始挑一副更重的生活担子，那就是去南山砍柴。回忆起来，在我11岁到30岁上大学之间20年农民身份的岁月里，最艰苦劳累的农活就是上山砍柴了。早上吃得饱饱的，背上扛担，弯刀撇起屁股往坡上爬。走一二十里路到了柴坡，便要四处寻找哪里的柴多，是否够同行的几个人砍够一挑柴，然后才大概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开始砍柴。冬季凌晨出发时，脚上只穿草鞋，手指冻得快麻木了；砍柴时，手脚常常被刺丛、荆条划破，也顾不得疼。等到一挑柴砍够，就快到晌午了。捆好柴担子往回走时，肚子已经饿了，有时啃几口红薯干粮，有时就只能硬撑着一步步把柴往回担。好不容易把柴挑下山，河边的沙滩就成了最好的歇息地。躺到松软的细沙上歇一气，展展腰，然后下河洗个澡，灌半肚子河水，再鼓足最后一点劲走完那段难走的沙滩路，一挑柴才算担回了家。

1964年秋我考上安康城里的高中后，平时星期天回家都是匆匆步行往返，砍柴的任务就集中在寒暑假了。那时上高中的主要目的就是毕业后考上大学，脱离农籍，改变命运。但人算不如天算，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总是与社会息息相关。刚上到高二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老三届高中生的命运一下被颠倒了。1968年冬武斗大乱结束，大中中专停招，大部分工厂停产，近千万中学生无处可去，上级只好把我们一鞭子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户口的各回各家，城镇户口的则组成知青小组，分配到贫困边远农村插队落户。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是我长大后与月河亲近最多的一段时间。砍柴自不必说，河边沙滩地的劳作，冬春季捡石头垒河堤，盛夏时参加大队搞副业到河对面开山放炮，把石头运过河码成堆，卖给外面的施工单位，挣点钱补贴家用。有时对前途命运感到茫然无望，烦闷痛苦时，月河沙滩常常就是我思考、排解人生困惑的地方……

1969年冬，安康大规模三线建设开始。我和很多童年伙伴们一起，离开家乡，参加修筑恒紫公路。从此与家乡、与月河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从恒紫公路到襄渝铁路，安火公路，再到1977年冬恢复高考，次年春将近三十岁时迈进大学校门，毕业后分到城区刚建立的大专任教。这半个多世纪里，与月河似乎从亲人变成了客人。每次从外地回家，总要抽空到河边漫步，回想……

金罐潭到底有没有金罐子，可能只是个美丽的传说。但月河盛产沙金，却是确定无疑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乡土人们各显神通，都把目光投向月河，掀起淘金热。乡镇企业的金船占据主河道，村里的能人们就在靠近村子的边角地用古老的土办法挖窝子淘金。运气好的发了财，运气差的就亏了本。沙金淘完了，又开始挖石头、淘沙子卖。经过这样一次次折腾，美丽的月河逐渐被整得伤痕累累，千疮百孔，让我看了好不伤心难受。尤其是某些企业、个人只顾自己发财，采金挖沙后也不回滩，留下一个个深坑暗窝子，每到夏季，总有某个地方发生溺水身亡的不幸事件。另外就是沿河有些提取黄姜的小企业，把废水都倾进月河，造成水质污染，沙地都变了色。

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建立了河长制，月河的保护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深沟浅窝的河床被逐渐修整平顺，两岸的堤坝不断加高加固，堤外的沙滩地也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我到河边去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月河一定会变得更加美丽，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造福于人民。



濯濯江水

朱江/摄



晚霞映照

吴定国/摄



水润山城

毛润/摄

安康市水利局、《安康日报·汉江晨报》联合举办“生态安康·秀水之歌”摄影暨美文大赛，向社会各界征稿。参赛作品请发至1739108259@qq.com信箱，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否则稿件无法采用。如图片数量多，请压缩打包发送。谢谢合作！（策划：吴平 组稿：汪学政 卜一兵）

「生态安康·秀水之歌」
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